

唐伯虎

卷一



結良緣僧尼共犯
歷坎坷趙旭驚奇遇
徐達率民反徐州
韓翠珠火焚綉樓
唐伯虎智救崔素琼
三才子戲得才子福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唐伯虎智救崔素琼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唐伯虎智救崔素琼

(二)

本社编

责任编辑：弦声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花园路54号楼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西华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875印张95千字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-4500册

ISBN7--5348--0099-4/I·48 定价2.00元

目 录

第一卷	结良缘僧尼共犯	(1)
第二卷	历坎坷赵旭惊奇遇	(28)
第三卷	徐达率民反徐州	(48)
第四卷	韩翠珠焚楼配梅玉	(63)
第五卷	唐伯虎智救崔素琼	(82)
第六卷	三才子戏得才子福	(102)

第一卷 结良缘僧尼共犯

柳 浪

话说大宋朝开国以来，儒士们高谈性理之学，后来又有天理人欲之辩，引出个教化天下百姓的纲目，叫做“存天理灭人欲”。政教如此，佛门尤重清规。真宗皇帝因前朝寺庙唱变文、设戏场，聚众喧哗，有伤风化，至今遗风不绝，乃敕令禁止，整飭寺观。变文从此不唱，大小僧尼每日里也只能烧香拜佛，击磬念经，越发被拘系的紧了。

看官！你道那人心是拘系得了么？

禁唱变文之后，杂剧盛行；庙里戏场也转移到闹市勾栏。有篇《大口乾莲冥间救母》变文，被取来编成杂剧。变文本意是戒恶劝善，叫世人皈依佛祖，编剧人却串入许多故事，弄得规模宏大，哄动一时。偏那杂剧中有新增的一个折子叫《尼姑下山》，最受人看。演的是尼姑色空自幼多病，舍入空门，成年之后竟不能持戒自守，上场就唱一支〔山坡羊〕：

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，被师父削去了头发。每日里在佛殿上烧香换水，见几个子弟们游戏在山门下。他把眼儿瞧着咱，咱把眼儿觑着他。他与咱，咱共他，两下

里多牵挂。冤家！怎能够成就了姻缘，就死在阎王殿前，由他把那碓来舂、锯来解、磨来挨，放在油锅里去炸。哎呀由他！只见那活人受罪，哪曾见死鬼带枷？哎呀由他！

小尼姑春心萌动，趁师父师兄不在庵内，大胆逃下山去。这说的善恶因果，孽报不已，也是戒恶劝善的本意。又偏有一般僧俗少年，不从本意领会，却要正面文章反面看，把犯戒思欲的色空说成是天然胆识，人情妙趣。有位舞文弄墨的老郎还吟成一首七律：

尼姑几度动凡心，夜伴禅灯太冷清。

净域翻成无愧地，血躯最是有情根。

灵犀一点方出窍，罗网千层了入尘。

扯破袈裟山下去，人间不应负春心。

诗中颌联两句，最为招人讽诵。原来联中的“无愧”对“有情”，俱从佛典中来。《俱舍论》中称知罪不畏知罪不愧乃为“无愧”，《唯识述记》中说的“有情”，指众生有情有识，自然包含人的七情六欲在内。而“净域”对“血躯”，不是明说持戒守律无欲无恶的净域之内，也都是些血肉之躯的情根情种么！这些情根情种的所思所想，所作所为，不免成为犯戒犯律的欲望之念；既已犯戒驰欲，竟不知畏怖，反觉无愧，——“净域翻成无愧地”，这不是说，愈是戒律森严，愈是拘系的紧，反要滋生些挣破戒律不受拘系的叛逆之事儿来么！大凡世间事理，物极必反，这两极变易之常规常

理，被老郎的一联诗句说个透净，那血肉之躯的七情六欲终是禁不住的。

不说这首律诗成了佛门清规和天下理学的异端。如今且现说一个话本。不知哪朝哪代哪州哪府，有位才人记下一个故事，谱成北曲，题名叫做《僧尼共犯》。后来又不知哪位好事者把它记在嘉靖才子冯海浮先生名下。海浮名惟敏，父子兄弟俱有诗名，独海浮尤以词曲饮誉山东，王元美称其北调独为杰出。把这四折北曲的无名撰人记名冯惟敏，可称得相得益彰，且不去管它。只可惜年代遥远，古曲难唱，如今将它略加铺排，借来当篇话说，也算是心折古人不废前贤的意思。

朝代失考，州府难明，只说天下亿万个穷人家孩子中有一个命途乖舛的，打六岁父母双亡，沿街乞讨。那年深秋去城外捡个落地瓜果充饥，不想一个不获，西风里蜷缩在龙兴寺山门外。正值寺里方丈踱步出来，动了恻隐之心，叫随身沙弥赏他一碗斋饭。这孩儿斋饭下肚，一翻身屁股朝天，磕了三个响头，哀告道：“求法师收留，俺给你烧茶扫地。”方丈见他机灵，带入山门，问明身世，留在寺里做些杂事；八岁上又为他披剃出家，取法号曰明进。

这龙兴寺寺宇不大，只因地近繁都，倒也香火旺盛。明进和尚一晃到了十八，长得天庭饱满，棱角分明，虽是僧衣麻刀，光着头颅，也从清秀里透出英俊来。善男信女入寺敬香，谁个不盯上几眼？一日，常年的女施主，城里王朝奉三房小

娘子进得庙来，把他拉入怀中，拍拍脸，拉拉耳朵，从肩膀直摸到尾脊骨，嘻嘻笑道：“啊哟，又长高了。”明进逢着这关节，脸上红热，心头鹿奔。偏那小娘子进大殿上香，在蒲团上刚磕一个头，又招手唤他：“明进搀扶我！”老方丈上前扶起，小娘子却走过来圆眼瞪着明进，半晌，在脸上拧了一把，跺脚恨声道：“唉，你怎的象个呆头！”

这天夜里，明进和尚彻夜不眠。王府小娘那般拧摸撩拨，如此放肆，他十分懊恼。但旋又想起前些时在城里段府做法事，有个俊俏丫环趁眼前无人，竟贴耳对他说：“寻个好对头，一夫一妻的，不强似当和尚！”当时听来心慌意乱，至今却言犹在耳。这夜里，和尚想了又恼，恼了又想，争奈佛门十戒，生杀偷盗之外，色戒为上，出家人如何挣脱得了哩！正是：

虽分男女身，不上姻缘簿；

只宜山寺隐，难并市廛居。

那时朝廷崇道轻佛，法师唤明进至经堂道：“当今天子以道教为尊，我佛门不弃儒道。经咒内典，你也略通些了，但如今要读些圣贤之书，不可懈怠。”明进诺诺应命，从此用心攻读儒家经典。不想圣贤书上竟写道：有天地然后有夫妇，有夫妇然后有父子，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。这儒经所说，与佛典大不相同。明进心想，古圣先贤制为婚姻之礼，繁衍后代，乃是人间正理。佛公佛母不也生长佛子，辈辈相传么！却偏哄俺弟子，剃做光头，损了看相还罢，又哄俺永不婚

配，绝我后嗣。想俺明进也是爹娘所生，不是不通情性，一世没个老婆可怎生度日！说也奇怪，那圣贤书上许多话，如同经文一般，明进读来似懂非懂，唯独对这“食色，性也”一类的道理，却有南宗六祖顿悟之妙。向时去那俗家抄化布施，遇着不老实的妇人，和他挤眉弄眼，调顺私情，总是整红脸打个问讯回避着；如今被点化开了窍，一心想遇上这种事，到似乎稀少了。

有天又去段府念经，进得门来，便盼上见着那向日撩拨过他的丫环。偏那丫环半日不露面，只好跪下去半闭双眼诵念金刚经。正念着，身边响起一阵窸窣声，睁开眼，不正是那丫环么！明进慌的爬起，陡然天外飞来一个胆量，越过蒲团，撞歪法案，窜上去颤声道：“请问姑娘，向日说的那话可是真的么？”那丫环转过身来，竟茫然不解，问道：“什么话？”明进嘴里讷讷不清，欲待通个情款，又不知如何措辞。正僵着，内堂孺人唤道：“翠红，打水来！”丫环一道烟似的去了。等明进清醒过来再跪下念经，已是神不守舍，木鱼乱了点子，嘴里断断续续叨咕：“翠红——，原来他叫翠红——”

这日合该有事。明进从段府出来，已是晌午过后，懒洋洋转街过巷，打从王朝奉门前经过。王家小娘正在骑楼上看街消昼，见明进走来，迭声唤道：“明进，进城何事？”明进抬头见是女施主，回道：“做法事。”小娘问：“哪家法事？”明进道：“适才在前街段府了毕，正回寺去。”小娘站

起身来说：“你进来，我要念两卷经。”明进素日畏那妇人难缠，况日色偏西，回寺院还要赶许多路程，不免迟疑未答。这当儿，小娘已飞身下楼，倚门叉手胸前，气冲冲问道：

“他段府法事可做，我王府的经就不能念么！”明进慌忙道：“告施主，只因日落前要赶回寺院做功课，府上法事，请吩咐下日期，准来按时念经。”小娘不紧不慢的说：“日期么，早已选定，就在今儿。”这妇人眼明手快，值当街无人，伸手从和尚身后推了一掌，大门闭合，明进进了王府。

原来这里是王朝奉第三处外室。朝奉年过花甲，最忌妻妾与外人攀搭。这小娘本不正经，却也不敢在街市上明目招摇，只能闲空里去寺院烧香，一来二去，和龙兴寺住持僧常有勾搭。近见明进出落得一表人才，早已动了欲火。今日朝奉拜客未归，难得这个机缘走进屋来，便不由分说，连拖带掇拉上楼去。明进嚷道：“施主！念经在楼下厅堂！”叫喊时却早被推入小娘卧室。一阵幽香袭入心肺，大不似佛堂上烟薰火燎，可怜这和尚何曾见过妇人的闺房，红香翠软，竟一如醉汉掉入泥塘，在那烂泥里糊里糊涂翻滚挣扎。

打从那时起，明进每日里心惊肉跳，坐卧不安，既不敢再见面施主，又无心诵读儒释两经。约莫半月之后，一桩轰动四方的奇闻，殃及龙兴寺。住持僧和王家小娘的奸情终于被王朝奉在家中当场拿获，朝奉命家丁将和尚吊打死去活来，又用石灰水浇瞎一只眼睛。第二天率领三五个壮汉来龙

兴寺抄捡，翻箱倒箧，恶声吆喝，把个明进吓呆在殿角上直打哆嗦。不想竟抄出一支金钗，便硬说庙里银钱都是住持僧拐骗王家的，要扫数拿走。明进躲在殿角屏息注视了半天，此时已揣度得与自家无关，因见众僧人都在苦苦哀求，便定定神，大胆上前朝王朝奉满满打个问讯，慢条斯理的说：

“清朝奉息怒！一人犯法，万不可牵连我等僧众。况寺里本有薄产，又有历年香火积攒，都记在公帐上。虽说方丈拐骗有据，告到公堂，也该断个公私有别。若朝奉一概抄走，岂不断了菩萨的香火斋供，也断了僧人的衣食盘缠？”王朝奉听了，喝声：“放肆！”却又只得叫留下些公产，悻悻而去。住持僧自然再也没回寺院，被捆送官府，打入囚牢，那小娘则被王朝奉卖入娼门，风波才慢慢平息下来。

明进对王家小娘原无好感，这一场惊变之后，尤觉大梦醒来，斩却许多烦恼。住持向日所为，也时有风闻，毕竟闯下大祸，便终生休矣！况那俗家妻妾，自有夫主，岂是沾惹得的？自此皈心念佛，兼读圣贤之书。唯独夜卧禅床，那饮食男女人伦夫妇之道仍间常萦怀，总也驱赶不散。常言道，穷则变，变则通。每当夜里心猿意马之际，老天不负有心人，便自然教他想起一个冤家来。你道这个冤家是谁？

消残殿角炉烟尽，化外兴衰也不平。

不近喧哗花落处，西风带雨见斯人。

却说龙兴寺所在州县，寺观甚多，不知何时肇始，佛祖老君也收留女弟子；因此在城南僻静处，建有一座小小的庵

堂。金字匾额虽已驳落，所题“碧云庵”三个颜体字却是前朝进士的手笔。庵主老尼，传说早岁姿色绝伦，原是那题额进士的弃妇，去冬圆寂，留下一个年轻女僧，法名惠朗。这碧云庵原本金碧辉煌，香火旺盛，待到庵主晚年，便如同姿色褪尽，显得门前冷落满日凄凉，只好经常拿些器物变卖度日。明进小时向碧云庵主磕过头，从龙兴寺进城要打从附近经过，十四五岁常为庵里捎带物事，所以和这老少两个向来熟识。老尼故去后，庵失长者，往还不便，况那惠朗也颇具姿色，怕惹尘俗，一向闭门诵佛。明进约近一年不见她，迩来事多，竟几乎忘怀了。

如今突然想起的这个冤家，正是惠朗。你道为何？有半支〔混江龙〕曲子为证：

一会儿把不住春心垂玉箸，一会儿盼不成配偶咬银牙。正念经数声叹息，刚顶礼几度嗟呀！要求个善男信女担惊怕，总不如空门净土，僧尼自古一家。

一天，明进在城里法事归来，身不由己绕道来到碧云庵前。只见庵门紧闭，贴一张黄纸榜文：“月之初五冬至吉日，本庵超度庵主，不纳香客，敬祈谅鉴。”明进一算，明日正是初五，眨眼已是周年忌辰，想起这里庵主生前的慈颜慧心，不觉满怀伤感，因上前叩门。好半晌里面问道：“外面哪位叫门？”明进道：“可是惠朗师弟么？龙兴寺明进求见。”又半晌，咿呀响处，庵门慢慢打开，惠朗形容消瘦，低头站在门后不语。明进见光景如此凄凉，叹声道：“近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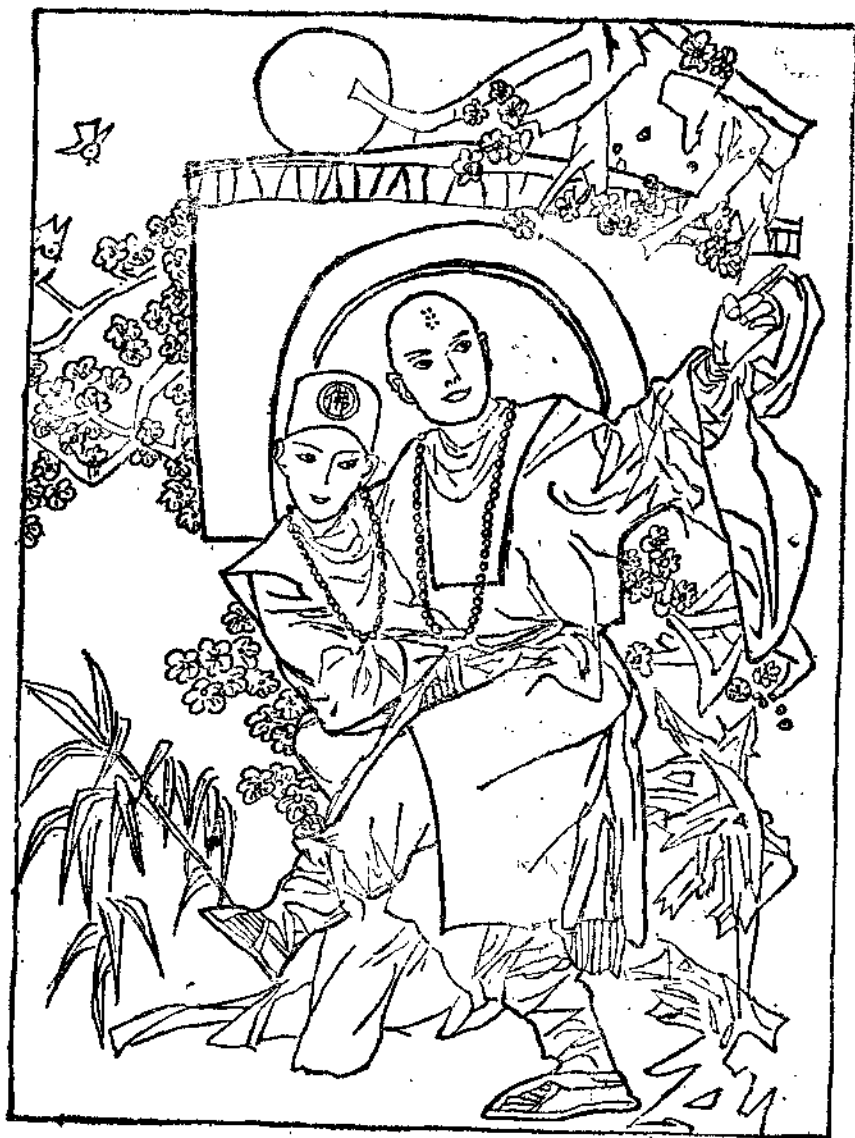
师弟清苦了！”惠朗抬头掠过一丝苦笑，眼神迷留没乱的说：“多时不见，师父清吉。”明进往里走，一边说：“明日师太忌辰，诸事可齐备了？”惠朗掩门跟进来，回道：“也不过念一卷经，烧几页纸，超度庵主，心到神知。”明进至偏殿坐下道：“明日俺给师太上香，望师弟方便些个。”惠朗道：“难为师父费心。”明进听她一口一个师父，大不似往年随意，便道：“师太在日，俺们师兄弟称呼，如今倒生分了。”惠朗道：“小尼曾听教诲，礼上有来往。”明进一听，一年不进庵堂，原是自己先生分，便讷讷分辨道：“只因师太坐化，师弟清庵独守，往还不便。”惠朗笑道：“佛门无是非。”明进忙说：“如此俺勤来走动。”又趋身至惠朗跟前，迎面道：“日后若来时，望勿拒俺于门外。”惠朗见他有些忘情，反觉心慌，忙岔开话题。两人说了些旧时旧事，又计议一番明日法事。

明进告辞，惠朗送出。刚掩门回身，觉得有句话要对他讲，再来打开门时，明进已走出两丈多远。惠朗也不唤他，只倚门站着，望他远去了，才转身闭门入内。回到经堂，自己觉得好笑，一见面，怎么冲口冒出那么两句来？“礼上有来往”、“佛门无是非”，无意间却凑成一副上下句对偶！想着想着，咯咯笑出声来。忽又一扭头，一撇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哼！谁叫他过门不入，一年不来呢！”说完又朗朗笑了。看官！大凡世间的妙龄少女，不拘在俗出家，一不如意便有些怨恨矜持之辞，或说得刁钻些，或说得含蕴些，那心

曲都是一样的。当年惠朗对明进的一番话，现代人叫做“女性心理”，也是常能听到的。惠朗说过之后，朗朗笑了，她是个聪明人，矜持怨恨得分寸得体；可如今不少女士说过之后，往往又哭又闹，寻死觅活，你矜持过头，怨恨过分，说的话把人惹恼了，那听话的偏不卖账哩。

再说明进次日一早来到碧云庵，惠朗笑脸迎着道：“你好早呀！”明进一听，大不似昨日声口，心里喜孜孜的说：“为师太超度要紧。”两人忙着设位燃灯，安排香案，竖起荐亡幡，依次上香顶礼，然后双双跪下诵念经文。念完两卷《梁皇忏》，已是午时，吃过斋饭，又化纸扬幡，奠酒送灵，直忙到申初，才告结束。刚了毕，明进便收拾法器，惠朗拦住，端过一盏茶来说：“今日累了，你且歇着喝茶，这些留待俺来收拾。”

明进托着茶盏道：“你一人度日艰难，我可常来帮些活计。但不知庵里钱粮还能对付么？”惠朗长吁道：“你还不明底细么！庵里早已靠变卖度日，可外间风传，当年的老爷为庵主花去万贯家财，碧云庵至今余财不少。这是从何说起呀！庵主临终说过，她出家后没要那老爷一文钱，她说她苦熬一生——”惠朗话未说完，哽咽连声，滚下两颗泪珠。明进也不细问，但劝道：“别难过了，俺会常来帮衬些个。”停了一会，又道：“俺们虽是师兄弟，只是这和尚尼姑常来常往，还得认门俗亲才好。俺两个姓氏不同，认做表亲如何？”惠朗笑道：“依你罢。只是不要自己张扬，有人问



起，就照此回他便了。”两人说着，日色偏西，明进告辞不表。

从此明进便常来碧云庵做些粗重活计，说个闲话。两个光头，一般年纪，一样的僧衣麻刀，和尚到了庵里，粗看去也分不出谁是和尚，谁是尼姑，开始倒不曾惹人在意。可是日子长了，双个冤家三天两头厮混一处，况那僻处孤庵：

月浸昙花，灯照禅榻，不近喧哗，不受波渣。尽逗宵喜笑欢洽，不枉了明月竹影一夕话，索强如巷陌人家。他两个怎能不做出那“食色性也”的男女之事儿来呢？这种事儿开了头，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又岂是休止得了的么！

魂飞梦入楚阳台，思乱情昏眼倦开。

去去来来释怨旷，明明夜夜解春怀。

虽生净土人间走，纵死花前月下埋。

一自巫山云雨后，西天乐土不重来。

明进这天傍晚又来庵里，两个便在大殿拜佛席上放肆起来。惠朗道：“俺们已做到如此地步，困守在这空门净土，心里总不受用。”明进笑道：“你怕它则甚！这庵堂便是喜堂，这诸佛菩萨大小神将都是贺喜的来客宾相。你看那释迦佛挂着串儿遮住眼，难道是看不上俺们？”惠朗道：“别胡说，他本是那垂簾打坐的法相。”明进道：“不哩，他今日脸色庄严，给俺们证姻缘，主喜事呵！你再看弥勒佛眯眼嘻嘻，笑倒在地，难道是笑话俺们犯了清规？”惠朗道：“那是弥勒佛转生的布袋和尚，他是装疯癫，笑世道不清净。”

明进道：“也不哩，他瞅着俺们最欢喜，才笑得开怀呵！你再看四天王，按住琵琶，转动钢叉，一个个横眉竖眼，难道是要拿获俺们？”惠朗笑道：“尽胡说，那是风调雨顺降龙伏虎的法相。”明进道：“才不哩，那是为俺们愤愤不平，甘愿当个守护神。你再看那护法伽蓝，有一个两颊通红，难道是为俺们羞，为俺们恼？”惠朗笑得顿声道：“胡说，胡说，那是关云长受戒成佛，他本是那卧蚕眉，重枣脸。”明进也笑道：“不哩，不哩，那是他多吃了喜酒，才赤煦煦红了腮颊。你再看——”正欲往下说，惠朗双手捂住他嘴，敛住笑声道：“这些泥塑铁铸的菩萨神将，俺们都是行家，没人怕它。就是拚着去地狱，下油锅，任它研磨剐削，也心甘情愿。俺是说，这般下去如何是个尽头？”明进冲口笑道：“你还想上西天成佛么！”惠朗戮他一指头，正色道：“俺问你，难道长远这般暗来暗去不成？”这一问，把个明进问得哑口无言。惠朗见他呆坐在蒲团上，天色已暗，便拉他去后面禅房里商议。

却说这南城根下的街坊，初时不甚注意，慢慢便觉察出常来碧云庵的是个和尚，后来更有人暗下里认出这和尚是龙兴寺的明进，竟敢夜宿庵堂。于是奇闻不胫而走，无人不晓，只把惠朗两个蒙在鼓里。街坊中有一个泼皮卞五，正要讨好官差，这日见明进又是日落时分溜进庵里，便去报告保正。保正心想，捉奸定要半夜捉双才见功夫，便召唤几个壮汉，候至子初，拥来碧云庵震天价响的拍打庵门。